

目 录

- 剥开画皮現原形 (1)
- 彭“善人”恶而不善 (14)
- “佛”地魔夫 (27)

剥开画皮現原形

解放前，河南省唐河县太和寨大地主李子炎，是一个奸詐狡猾的劊子手。他殘酷地剝削、压榨和杀害了无数劳动人民，还絞尽脑汁玩弄各种手法，想落个“善人”的名声。在他家老几輩的大門上，就挂着一块“积善人家”的金字招牌。現在，讓我們剝开这个李“善人”的画皮，看看他是怎样玩弄騙人把戏，来殘酷地剝削、压榨和杀害劳动人民的吧！

“舍飯”的秘密

李子炎这个老狐狸經常使用的一手，就是利用灾年荒春，搭起“舍飯”棚，“舍”饅“舍”飯。当时許多农民，由于世世代代受到李家地主的殘酷剝削，对李子炎假仁假义的行为，是看透了。他們清楚地知道，李子炎所“舍”的饅、飯，都是农民的血汗。李子炎不过把从广大农民身上掠夺来的大批粮食，拿出一星半点来“施舍”、“救济”。他企图用这种手法，既削弱农民的反抗，又換取一个“善人”的美名。因为許多农民認識到这一手花招，所以李子炎尽管自称“善人”，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受他的迷惑。

李子炎“舍飯”这套鬼把戏，是从他祖輩剝削农民的长期过程中所琢磨出来的。

原来李子炎的祖宗，在一次灾荒年中曾吃过“亏”。那时，他和其他地主一样，也趁機大放高利貸，賤价强买农民的土

地。經過一个灾年，他家土地确实增加了不少，但在来年开春生产时，大部分农民因为彻底破产外出逃荒了，找不到人种地；勉强留下的几个佃戶和长工，也因为他的高利貸剝削增加了对立情緒。因此，这一年李家财主的土地虽然大大增加，但收获的粮食却反而大大减少了。于是，李家财主从中悟出个“道理”来：种地靠农民，对农民的剝削当然越多越好，但不能把他們都餓死、餓跑。从长远打算，最好让这些农民半死不活，才能长期为自己卖命。从此，他就想了这套“舍飯”的騙人把戏，并作为“传家宝”秘传给自己的子孙。“积善人家”这块騙人招牌，也就打了起来。李子炎继承了他祖宗的衣鉢，所以就經常假仁假义地对穷人說：“我家几輩子与民同甘共苦，只要有我李家吃的，还能叫你們餓着嗎？”这真是狠念吃人經！

現在我們就来看看李子炎是怎样“救济”穷人，是怎样“舍飯”的吧。貧农賀老大娘曾控訴說：“听說‘舍飯’，我拉儿抱女跑到太和寨，从早餓到晚，才給了两勺米湯、一块饅。饅上一层白毛，我一咬，硬得象石头。米湯是用放了几十年的陈米煮的，一股刺鼻子的臭霉气。两个小孩哭着不吃，其实大人也难下咽。当时我为了保住孩子的命，好不容易在他寨牆外角搭了个破席棚落脚。誰知李子炎知道了，就对他的狗腿子說：‘穷化子真胆大，想叫李家养她一輩子不成！’沒过三天，就跑来几个狗腿子，踩坏了要飯籃，摔碎了要飯碗，拆毀了破席棚，用枪托打得我死去活来，把我轰走了。”

那时，周围的农民大都看透了李子炎的鬼心眼，說：“李子炎，笑面虎，抽了我的筋，吃了我的肉，还拿‘舍飯’盖眼目。”“等‘舍飯’，吃‘舍飯’，李家住的高牆院，穷人沒处站。”不少血



“沒过三天，就跑来几个狗腿子，踩坏了要飯籃，摔碎了要飯碗，拆毀了破席棚，用枪托打得我死去活来，把我轰走了。”

性汉子，受不了李家房檐下的窝囊气，摔了要饭碗，跑到外边謀生去了。

在灾荒年头，李“善人”就用这样的“舍飯”，掩盖着他对农民进行的残酷剥夺。

一九四二年，李子炎大放高利貸。給李家当了几十年老佃戶的王振云，向李子炎借了五石谷，年利是借一石还两石二斗小麦。第二年一合計就是十一石。王振云全家劳累一年，收的麦子交了地租，还不够还高利貸的一半。这笔債連本带利往上翻，越翻越多，李家硬逼着要債。王振云只得狠狠心，把自己的十二亩地、三头牛、一头驴和車輛、农具一齐卖光，才算还清。李子炎一看王振云再榨不出油水，就很快退了他的佃。王振云临走，要討回八十块銀元的租地押金。但李子炎家管賬的眼一瞪，把桌子一拍，說：“王振云！你吃的五石谷可沒还啊！”王振云一听，渾身打顫，忙分辯說：“我卖地卖牛，都……还……还清了。”管賬的把賬本一翻：“嘿！这哪有你半个‘还’字！”王振云就有一千张嘴，也辯不过地主的一个笔尖啊！他回到家，一家人抱头痛哭一場，第二天在大雪紛飞中，全家被赶出了太和寨。

也是这个荒年，給李家当了二辈子佃戶的张云龙，向李家借了四斗谷，到第二年，四亩地收的麦子全抵債还不够，又被逼得把全家仅有的四亩地，也算給了李子炎。张云龙一家走投无路，只得跑到湖北要飯。第三年他从湖北又餓跑回来，还是沒吃的，只好又吃了李子炎的“羊羔息”。这是狡猾的李“善人”怕“树大招风”，打着长工名义放的眼。张云龙借了四千元，月息二分，每月八百元。那时錢不值錢，他借了这笔錢后，

修理了一下破草棚，剩下的錢买了四斗多谷，滿想这回能吃几天半飽的安生飯了，誰知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李“善人”的狗腿子月月逼債要利錢，他月月还不清。李子炎看张云龙年輕力壯又能干，就狡猾地对他说：“你欠我伙計的錢，有我作主，不要害怕，就是你一家大小沒吃的叫人可怜。我給你想了个办法，到我烟厂来挣几个錢吧。”张云龙一听，知是圈套，不敢答应。但沒几天，张云龙就被狗腿子逼进工厂做苦工了。他日夜下苦力，除顾住他自己一张嘴外，沒往家拿过一分錢。一家老小在外討飯，苦熬了五六年，还是还不清債。直到解放后，这笔害人債才勾銷了。

血腥手段榨来的家业

李“善人”的再一个騙人的鬼把戏，是千方百計地編造謊言，来掩盖他那血腥家业的来历。李子炎常说什么“家业是我李家祖輩积德挣下来的”。他家祖輩积了什么“德”呢？让我们揭开他家罪恶发家的丑盖子吧。

远在几百年前，李“善人”家就发家了。他的祖先在清初曾被封为魯王。他們依仗官勢，掠夺了大量金銀財宝，打下了发家的基础。到李子炎的老太爷时有土地八百多亩。他爷用錢买了个清朝的主待官，他爹用錢买了个蔣介石的中級法官，搜刮来大量的錢財，年年置庄买地。李子炎也用大批金錢买了許多凶官恶职。他当过国民党区分部書記、县參議員，又是个紅帮头子。李家人老几輩，就是凭仗着这样的官勢，敲詐勒索，霸旧发家的。

李子炎想要誰家的地，要是哄騙利誘不行，就采取杀害人

命的毒辣手段。新集貧农赵广海一家三口人，只有一亩半坟地，正夹在李子炎的地中心。李子炎为了让自己霸来的土地連成大片，先是强迫收买。赵广海和弟弟保太及侄子松旺一商量，都說：“就是餓死，也不能卖祖坟。”李子炎听說不卖，找到赵广海阴險地說：“买卖不成人情在，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张张口，我沒有不帮助的。”誰知几天后，李子炎就下了毒手，捏造了个“扒墓賊”的罪名，把保太和松旺抓到伪联保处，苦刑吊打。赵广海明知是为了那一亩半坟地，就写了张卖地文約，送到李子炎家里，想救出他的弟弟和侄儿。誰料李子炎拿下文約后，一声不吭，一文錢不給，当天夜里就把保太、松旺枪杀了。十天以后，李子炎又派狗腿子持枪去杀赵广海。赵广海事先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弃家远逃，直到解放后才回到老家。

李子炎凭仗官勢，强迫佃戶每租一亩地，交一块銀元押金。但佃戶退租时，李子炎却把一元銀元折成一元紙币，只退紙币不給銀元，光这样他一下子就勒索了一万五千多銀元。

李家敲詐剝削花样之多、手法之狠是罕見的，有什么“珠币折合”呀，“租戶押金”呀，“麦种利”、“保青費”呀等等，鬼名堂多达十七八种。单放高利貸一項，就有什么“驴打滾”、“羊羔息”、“佣人賬”等花样。“驴打滾”是一年一計利，“羊羔息”是一月一計利，都是本利往上翻。当地农民說是剝皮抽筋的杀人利。离李子炎的老窩北边四里地的芝麻张村，沒有一戶农民不借李家高利貸的。这村原有六十多戶，到解放时，村破戶散，只剩下老弱孤寡三十一戶，連村边上的地都成李子炎的了。那时全村看不到一間瓦房，尽是三四尺高的烂草棚。

村里經常看不到一个年輕人，因为家家顧不住吃穿，十二三岁的小孩都出外当雇工了。有一位老大娘說得对：“从我記事起，这一帶就是李家的天下。我們輩輩当佃戶，李家輩輩富貴榮華。他們的哪一根汗毛上不沾着我們佃戶的鮮血啊！”

李家就是靠这样吸吮农民的血汗而发起家来的。到了李子炎时，他家掠夺的土地就达一万五千多亩，分布在城乡的房屋有两千多間；方圓百十里內的几千农民都成了他的佃戶和奴隶，有些村庄差不多都是他的佃戶。另外，从乡鎮到大城市，很多地方都伸张着李家的魔爪。北京、汉口、南京、唐河县城和很多集鎮，都有他的錢庄、米棧、杂货店、京貨行、烟厂等。唐河县境三十个烟厂都有他的股金。源潭鎮里有他开的“庆茂号”京貨行，明着卖布，暗着是大烟館。有一次，李子炎就从陝西馱回了二十多匹騾子的鴉片。李家在北京的錢庄、商店，就占了一条胡同的一百多間房子，当时曾号称“李家高院墙”。一九五一年，仅北京一地，李家被我清算过来的剝削財產，就合当时人民币四亿零四百多万元。

这真是：“万戶血汗归一仓，民脂民膏李家財。”

撕破“教育家”的假面具

李“善人”还有一个騙人的假面具，叫做“教育家”。在这块“教育家”金字招牌后边，又藏的是什麼貨色呢？

一九四一年，这个大恶霸忽然想办学校了。說办就办，在四年多時間里，就盖起了一座三层的大楼和七排平房，共有房子二百三十多間，这就是解放前唐河县的蔚文中学。李子炎既是校董又兼校长。学校办起后，很多中小地主和伪官吏把

他吹捧起来，說：“李公热心办学，是个教育家。”这时，李子炎也洋洋得意，見人便說：“李某不才，願为地方父老兄弟办学出一臂之力，何足挂齿！”多好听的君子腔啊！其实这全是一个大騙局。

李子炎是真心办学嗎？完全不是的。原来那时地主办一所中学，可以免除四十頃地的遗产稅和一切粮款杂稅。李“善人”为了保住他的万貫家財，为了扩大他的罪恶势力，为了从办学中发一笔財，为了培养地富子弟，才想出这个蠢点子来。

学校的房屋是他盖起来的嗎？更不是的，它是一百多家佃戶流血流汗盖成的。用的磚瓦，是李子炎强派佃戶修了十几个大窑，日夜辛苦烧出来的；用的木材，是李子炎用剝削来的地租买来的；用的石灰，是佃戶們到深山荒岭上亲手烧出来的；一切搬运杂工，都是佃戶們出人出車担負下来的。在盖学校的四年里，百多家佃戶出了三百四十頓牛，每家长年出一个劳力，不分严冬酷暑，受尽劳苦辛酸。李子炎怕佃戶不来，先派狗腿子去硬逼，后来又欺騙佃戶說：“上了工管飯吃，吃好的，还另給工錢。”为了騙住佃戶，刚开始，李子炎还給点霉飯剩湯和几个工錢；可是不久，只管飯不給錢；后来飯也不管了，一天只发两个饅；再后来把大饅改成了小饅；最后小饅也不給了，竟让佃戶自带干粮。李子炎怕佃戶“怠工”，还派了十名狗腿子，拿着鞭子、棍子来回吆喝着、打罵着。多少人被砸伤、摔伤，病倒在床，李“善人”还逼着叫找人替工。

用貧苦农民血汗筑成的学校，进去讀書的却都是地富子弟。貧苦农民的子弟，連飯还吃不上，哪能去念书呢！另外，反动的三青团組織在校內横行霸道，有些进步的学生、教师，

根本无法存身。

有了这所学校，李子炎不但保住了四十頃地不出一切粮款、杂稅，而且又添了一大笔剝削收入。他每年从学校收入小麦三十二万五千斤，每年收入的錢折合人民币值一万五千五百多元，而一切开支只需小麦十七万九千四百斤，錢六千七百元。这样，李子炎每年从中淨取利合小麦十四万五千六百斤，錢八千八百多元。李家的仓库和錢柜，从此每年又添进一笔很肥的油水。

“穷”相掩飾着的驕奢生活

李“善人”也經常拿“李門是勤儉传家”这句话来騙人，并且还装出一副“穷”相，經常身上穿着粗布衣，在大年初一人来人往时，还吃頓黑面糊糊飯。

那么，就請看看李家是怎样“勤儉”的吧。

寄生虫李子炎一家六口人，却霸占着四个大院、一百一十多間高堂大屋。伺候他家的奴仆有几十个，包括丫环、女仆九人、厨师杂工九人、車馬伕二十多人。另外他家还有武装家丁七十名，武器六百多件：計有小排炮一門、重机枪一挺、輕机枪十挺、长枪三百多支、擲弹筒三个，还有很多手榴弹。从寨門口到外院、內院，日夜站着三道崗。李子炎一出門，就是八九匹高头大馬，跟七八个打手，生怕誰敲了他的腦壳。

李家一餐飯，穷人半年粮。他們吃面，头遍的不吃，嫌它垫牙；四遍以后的也不吃，說它粗黑；只吃二三遍的，还得用特制細銅絲罗篩过。吃早飯时，李家儿口人經常单独吃八宝湯（用糯米、山药、百合、紅枣、核桃仁、花生仁、白冰糖等制成）。

“李家一席酒，穷人血泪长”。逢年过节或猪亲狗友来訪，他們就頓頓全席，海參、魷魚、猴头、熊掌都上了桌。

李子炎和他的老婆、孩子，一钻出被窩，就由仆人送上一大碗嫩荷包鸡蛋。李家每頓吃菜不重样，平时五个碗，冬季加火鍋。他专用两三个雇工，到附近集鎮上买肉买菜。新集肉架子上的肉，第一刀必須得給李家，不許卖給別人，这是李“善人”給訂下的“王法”。

李“善人”生尽鬼办法享乐，哪管穷人死活。他的一个雇工魏聾子，炎热三伏天，給他扛布袋晒麦，跑得渾身汗流似水澆，嘴干得冒火，想去瓜园弄根菜瓜吃，竟被李子炎的狗腿子五花大綁吊在大树上，用皮鞭抽打得肉烂血流。而李子炎呢，吃膩了西瓜，就要吃炸西瓜；吃够了柿子、香梨，就要吃炸柿子、炸梨。李“善人”吃够了这些，又給厨师出了难题，叫給他做什么芝麻凉粉。多少厨师和仆人因伺候不住“善人”的这张嘴巴，被打罵后辞退。

李家婚丧事所用的錢和劳工是很惊人的。李子炎的奶奶死时，李“善人”要造“簸箕陣”坟地，說什么“深水边的河土能发家致富，根深叶茂”。立逼着他一百多家佃戶每天到西河滩挖河上，三十多輛車沒明沒夜地直拉了一个多月。他家还請了十四班响器，四十多名和尚，大吹大擂，念經祭鬼，直鬧了半个月。当时，李家每天待客一百五十多桌。为待客，他搜罗光了附近各集鎮的干菜、鮮菜。为散孝布（每人四尺），扎上两个布庄，收了十多天。他家放鞭炮的紙屑，在太和寨四周的几条大馬路上到处都是，鋪了厚厚一层。李子炎还請来二十多名紙扎匠，把几个鎮上的各色紙张搶买一空，扎成四五尺高的三

层“阴宅”房院一千多间，纸人、纸马、马伕等一百多个，在坟前摆满了三亩多地。那时他家搜来的烧纸就有五万多斤，堆得象个小山，一连烧了几天几夜。万户千家的血汗，李家一把火全化为灰烬。

李子炎的爹死时，照样子大办丧事，也挥霍了大批钱财，折腾了半个多月。“李家尸首值千金，穷人活着饿肚皮”，当时的广大农民见此情景，真气愤到了极点！

血债要用血来还

狼的吃人嘴脸总是掩藏不住的，李子炎的骗人把戏玩得再好，也总藏不住他那两只血淋淋的魔爪。周围的农民一旦识破了李“善人”的种种阴谋，就不断地进行斗争和反抗。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李子炎采取了最毒辣的手段，残杀了许多善良的农民。

李子炎曾用大批的金钱，巴结上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两个师长，一个姓李，一个姓黄。他从李、黄那里套买了大批枪支和弹药，还用厚礼请来两个特务军官，在太和寨训练他的打手。除了训练他豢养的七十多个心腹家丁外，他又强迫一百多家佃户，每家出一人一枪，在冬春两季天天操练，企图让他们充当李家的侍卫工具。

李子炎一手委派的伪乡长、伪保长，更是死心塌地地为李家服务。伪乡公所就设在李子炎的太和寨，有一条电话线直通李子炎的屋里，稍大一点的事，都要向他请示。李子炎说抓谁就抓谁，说杀谁就杀谁。李“善人”一点头、一句话，就能传来凄惨的哭叫声。太和寨贫农刘木匠，平时很恼恨李子炎的

暴行。李子炎便借刘家兄弟吵嘴的事，把刘木匠抓进伪乡公所，打得满身是伤。等抬出时，刘木匠已经不省人事了。

一九三八年，李子炎配合伪县保安团司令赵兼恕，以“清乡”为名，在全县大肆屠杀，先后杀死三千多人。仅在太和寨，一次就杀死二十四人。当时有一个农民已经逃脱了，李子炎又派人抓一个顶替杀掉。一九四〇年，刘集贫农刘宏亮，对李家的横行霸道十分愤恨，背地里骂了李家一句。李子炎听到后，就诬赖他“通匪”，抓进伪乡公所用尽各种酷刑折磨，刘宏亮毫不屈服。李子炎一声命令，把刘宏亮杀了。杀后又割下刘宏亮的头，挂在寨门上，威吓群众。这一年，有个远路卖梨的青年路过太和寨。伪乡公所不问黑白，抓进去就苦苦吊打。这个卖梨的哥哥，闻讯赶来，谁知竟也被拉进去毒打起来，并安上了“匪探”的罪名，将兄弟俩一齐枪杀了。

李子炎豢养了很多土匪、地痞、鸦片鬼，帮他干坏事。有名的土匪头子王振有、王振江、曹香波、乔虎岑等都是李子炎的厚友。他们抢了东西、杀了人，就窝藏在李家。乔虎岑抢了唐河县城一个商店，受害人告到伪县府，伪县府不得不派人追到太和寨。这时李子炎打了个电话，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他随即又把乔虎岑送到北京，让他逍遥法外。狗腿子李德志勾结匪首王振江，夜间持枪抢劫：在李台村抢光了五个客商；在云庄一个饭店，杀死两个粮贩，抢走了银款；在谢庵庙一次打死六个小贩，抢光了财物。当匪首王振江被囚以后，李子炎不惜花五百块银元，到处请客送礼。反动政府就很快将这个土匪头子释放了。

一九四七年解放前夕，李子炎的血腥镇压更加残酷，他一

次就枪杀了农民积极分子魏子儉等三人。一九四八年解放后，这个大恶霸顽固到底地与人民为敌，临死还作疯狂挣扎。他逃到南阳后，与伪县长魏香亭等带着还乡团窜扰唐河，四处搶劫，奸淫烧杀。在李店，李子炎一次又杀死我貧农組长、积极分子蔣代山、赵有金等六人。

这个时候，李“善人”已經丢掉了他的騙人画皮，現出了杀人成性的恶魔原形。

冤有头，債有主。李子炎这个伪善人、大劊子手，是逃不出人民的法网的。在一九五一年，李子炎終于被我人民政府在南京逮捕了。人民政府把李子炎押送到太和寨，召开了大会，让广大群众进行了控訴和斗争，并把这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依法判处了死刑。从此，这一带的广大农民，伸雪了血海深仇，成了土地的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中共唐河县委宣传部供稿)

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罪恶之家》一书

彭“善人”恶而不善

河南省南召县皇路店核桃园彭家，是清朝以来方圆几百里闻名的“地主世家”。这家地主曾经挂过“千顷牌”。彭家的土地、庄园，横跨方城、南召、南阳三县，占有百多个村庄。夏、秋收获季节，佃户们大车小辆地往他家运送粮食，每年都有四万多石。他家楼房瓦舍千余间，“家郎”、“院公”二百多名。京（北京）、府（南阳府）、两镇（石桥镇和皇路店镇），都设有彭家开的当铺、作坊、粮行和钱庄……当时彭家曾自夸是：“走京串府不住别人店，卖粮不用挑子担，元宝闹河用不尽，百里走不出彭家田。”

这家大地主为什么占有这样多的土地和店铺？原来他们有这样—个发财致富的“传家宝”：“兴家立业要心狠，待人处世装慈善。”因此，在解放前，有不少劳动人民被彭家的伪装所迷惑，看不清彭家的真正嘴脸，人云亦云地称这罪恶之家为彭“善人”家。

彭“善人”这个名字，是彭家利用一些小恩小惠，长年苦心经营得来的。他们通过每年请佃户吃酒席，饥荒年间“舍”饭“舍”粮，“舍”药“舍”衣，处处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借以缓和阶级矛盾，麻痹与蒙蔽劳动人民。

就在彭家玩弄这些假仁假义的鬼把戏的时候，也无不怀

揣着恶毒的用心。这里仅举请佃户吃酒席一宗来说。每年的十月初一，彭家总要大摆宴席，把佃户请到他家吃喝一顿。这顿酒席并不是好吃的。彭家为了使佃户种好地，多交租子，多为他家支差服杂役，把酒席分为三等。上等席是两荤两素的四个盘菜、四个碗菜，外加一壶酒；中等席是四个菜、一壶酒；下等席是两个菜、一壶白水。佃户们坐席，是由彭家根据对他家“贡献”的大小予以安排的。佃户赵全有，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地未种好，彭家就在下等席的桌位上、筷子上写上赵全有的名字。入席后，彭家的人大声喊叫：“赵全有喝水，赵全有喝水……”大肆讽刺奚落，旁边的狗腿们，则捧笑不已。接着，彭家当众宣布：“赵全有种地不下劲，掐了地，限期迁走。”赵全有央人托友，最后送上四只大肥鸭作为礼物，彭家才收回“成命”。象这样“杀一儆百”的宴会，佃户们无不提心吊胆！

在凶年饥岁，彭家通过有限的“舍”饭“舍”粮，“舍”药“舍”衣，以博取“济世活人”的美名。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灾，彭家拿出高粱面和花生秕子炒面九百多斤施“舍”。面带饥色、瘦骨嶙嶙的难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汤匙稀饭，还是难免冻死饿死。就在这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时候，彭家拿数以万石的粮食，在市场上高价出售，并乘劳动人民之危，大量置买田地。不仅如此，彭家还借着荒年饥岁，向佃户催地租，讨“顶手”（即押金），逼要高利贷，有不少人为此倾家荡产，亡命他乡。佃户刘长聚，以积累多年的钱财，作为“顶手”租种彭家十来亩地。这年年成较好，彭家逼刘长聚多交租谷，刘长聚只好卖了一头耕牛抵上。谁知彭家还不满足，又依仗伪民团团长的权势，抓刘长聚家的壮丁。刘长聚央亲托友，又把另一头牛卖了一百

二十元全部送上。誰防这个狼心狗肺的彭家地主，夜里又派人把刘长聚弟兄俩抓走，押入獄內四年。結果，刘长聚被折磨致死，其弟出獄后不久也就死了。人被陷害，刘长聚家被封門，财产被沒收。刘长聚的女人气得死去活来，領着几岁的孩子到方城逃命去了。有一个佃戶郭光太，因为灾荒，借彭家一千元高利貸，半年未过，彭家就逼着还債。头一天郭光太卖掉一头耕牛还債，第二天彭家就把地掐了。郭光太全家七口人，只得扶老携幼，出外乞討度日。类似事件，数不胜数。据粗略統計，至少有二百多家佃戶受到彭家之害，其中有三十多戶被弄得傾家蕩产，妻离子散。

因此，在彭家大摆宴席和“施”飯“舍”粮的同时，就有些农民識破了他的阴謀，他們用下边一首民謠，揭露了彭家的真面目：

“彭家面善口甜，做事心如刀劍，
压迫剝削穷人，抓兵迫害掐田。”

血海尸山上的“千頃牌”

彭家为了掩飾他們剝削发家的真相，編造和散布出許許多多騙人的鬼話。說什么“彭家占着活龙活凤的好坟地，风水好”啦，說什么“彭家有一根神扁担，两头有两个蝴蝶，越挑越輕”啦，又說什么“彭家从山西迁到石桥，夜里神仙托梦，扒出活銀子窖”啦，等等。这些凭空捏造的謊言，在旧社会迷信思想的愚弄下，曾經迷惑过人，起过麻痹劳动人民斗志的作用。現在，讓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来看看彭家到底是怎么发家的吧！

清朝乾隆年間，彭家的老祖輩彭太，從山西曲沃縣經商而來，寄居在石橋的一家招商店裏。這個時候正是白蓮教起義，農民衣食無着，彭太就在人們的生活上打主意，做起了白布買賣。由於他善於投機倒把，招搖撞騙，小生意日益興隆，由肩挑、車推，一直發展到大車拉。彭太通過賣白布剝削起家，有了雄厚的資本以後，又想了很多發財之道。他到處開設當舖、糧行、作坊與錢莊等等，不僅在石橋變成了個“彭半街”的大東家，而且在北京、開封、成都、南陽等地，都設有彭家的店鋪和錢莊。據傳說，當時彭家的店鋪、錢莊有幾百處，每年的商業剝削約有幾十萬兩銀子收入。

在彭家擁有大量的金銀財寶後，就開始兼併土地。第一次買南陽棗莊二十四頃地；第二次買尹店李家十六頃地。在田地發展到五十多頃時，貪得無厭的彭太，為了“大振家聲”，大置莊園，不惜花費數十車元寶，給自己的孫子彭令捐了一個四川省的道台，這個“官”管轄三州二十五個縣。“朝裏有人掌了權，置田買地不費難”。彭令上任以後，依仗職權，貪贓枉法，到處索賄賂、刮地皮。據當地群眾說，他一次即從四川拉回來金銀財寶數十車，大肆購田買地。在彭令當道台後短短幾年時間內，彭家的土地由五十多頃，猛增到六百多頃，在清朝末年掛上了“千頃牌”。

國民黨反動派當權以來，彭家搖身一變，成了反動政客。彭家長門七代孫彭東川，先後當過國民黨軍隊的團長、團總和偽鄉長；二門的彭五卿、彭和卿通過金銀、美女等升官之道，爬上了國民黨軍隊師部軍法處長、南陽縣司法科長、中學校長和區長、鄉長、保長等職位。彭家這些孝子賢孫，在爬上政治舞

台后，不仅依仗权势保护他们祖先剥削来的家业，而且还继续穷凶极恶地兼并和霸占土地。彭家的土地面积空前地发展到八百六十顷。这时，西至花子岭，东至方城县境，南至蒲山店，北至鸭河口，方圆三百多里，都成了彭家天下。

八百六十顷，就是八万六千亩土地。这个数目，占山多地少的南召县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以上！

八百六十顷，是彭家从一家一户、一村一庄剥夺来的。

八百六十顷土地中，不知埋下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泪、尸骨和财产。有人说：彭“善人”家的“千顷牌”，挂在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海尸山之上，看来这句话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彭家除了通过商业剥削、捐官“刮地皮”掠夺劳动人民之外，还通过极其残酷的封建土地剥削，惨绝人寰的灭门霸产等骇人听闻的手段，吞并土地。请看核桃园附近农民的血泪控诉：

农民租种彭家的土地，首先得交出数量巨大的“顶手”。一般租种一犍牛的土地（八十至一百亩），即得交“顶手”一百八十至二百两银子，价值小麦四千多斤。据李村、核桃园七十多家佃户的调查，彭家每租出一次地，收一次“顶手”，就有一万多两银子。佃户冯金志，为给彭家交“顶手”，卖掉耕牛，卖掉仅有的财产，结果三冬没穿棉衣，五夏光着脊背。佃户刘志宽，因交不上彭家的“顶手”，逼得一家人逃荒在外，至今杳无音信。

彭家对佃户的封建土地剥削，有所谓内批与外批。所谓内批，就是佃户使用彭家的耕畜农具，收获后倒一九、倒二八分粮，彭家分百分之九十或八十，佃户只分百分之十或二十；

所謂外批，就是佃戶使用自己的耕畜農具，收穫後倒四六分糧。彭家通過這種殘酷的土地剝削，每年都要收入糧食四萬多石（每石三百八十斤至四百斤）。這些糧食，在舊社會，可供上萬人吃好幾年。遇有荒春飢歲，彭家即運糧上市，高價出售。每年春荒，彭家總要賣糧萬石左右。而為數眾多的佃戶，辛勤一年，所得無幾，甚至只落下“一把谷糠，兩行眼淚”！佃戶李雲德給彭家種了一百畝地，平均每年收入糧食兩萬多斤，按“倒二八”分糧後，彭家得一萬六千多斤，他只得三四千斤，不夠全家食用，若遇荒年，就只有逃荒要飯！

即使如此，“閻王爺還不嫌鬼瘦”。彭家在收地租、放高利貸的時候，還大斗進，小斗出，出九進十一。每年只此一項，就可剝削到二三十石糧食。佃戶楊來法，在一個荒春年借彭家五斗糧食，拿回家一量，只有四斗五升。到歸還的時候，彭家改用大斗量，說的還五斗，實際還了五斗七升。

彭家在置田買地當中，還通過“對號頭”的方法，趁那時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機會，騙取別人的財產。參加“對號頭”的，上至官吏和大小地主，下至佃戶和外人，每個“號頭”的銀兩，多則千兩，少至六七十兩。當時，在彭家的出面撮合下，許多人雖然明知是罅，但也不敢不跳。有一年，彭玉恒為了想買楸樹底村的二百二十多畝地，就唆使其爪牙徐定武（民團隊長），逼迫農民周丰奇、孫明堂二人，各兌現洋一千二百元成立一個“號”，彭玉恒利用這批錢買了那片地。三年過後，紙幣流行，而且大大貶值，彭玉恒乘此機會，以紙幣歸還周丰奇和孫明堂，原來的一千二百元現洋，可買七十多石糧食，這時的一千二百元紙幣只能買二斗糧食。周、孫二人接到鈔票後，痛哭

一場，敢怒而不敢言！佃戶李洪寬，在彭家的威逼下，“兌号”一百兩銀子，被彭家騙走土地十八畝。彭家這一項剝削，現在有賬可查的，僅李村和楊樹岡兩地就有四十多戶，被彭家剝削走銀子九千六百兩，其中有十二戶，竟被弄得傾家蕩產。

彭家還有一個置田買地的“門路”，就是依仗權勢，通過抓兵派款，大飽私囊。僅據李村、尹店、樓上等村的統計，偽保長彭五卿每年拉壯丁收入現洋一千二百元，折合小麥六十多石，每年派槍六十支，計四千八百元，折合小麥二百四十石。這些銀元，絕大部分被彭家霸為己有。

彭家置買田地，實際是強搶豪奪，甚至滅門霸產。為了霸占姚寨姚家五十畝好地，彭家打起官司，用金銀買通官府，終於霸占了。為了買李家的幾畝地，彭家口出大言，要用五十兩重的銀子擺在地面，擺多大地方，買多少土地。李家威武不屈，執意不賣。為此，彭家惱羞成怒，抓李家壯丁，派槍款，多方迫害。

彭家在兼併土地的過程中，連貧困農民的小片土地，也不輕易放過。農民嚴二娃，只有祖輩遺下的四畝土地，彭東川硬逼着要買，嚴二娃貴賤不賣。為此，彭東川給嚴二娃戴上“通匪窩匪”的帽子，將嚴二娃打得皮開肉爛，最後還是把土地奪了去。

看，彭家的“千頃牌”就是這樣掛起來的！

血肉筑成的“天井院”

為了让自己的子孫坐享清福，彭家祖宗在赤地千里、哀鴻遍野的清朝嘉慶年間，大興土木，興建宮殿式的“天井院”。

这座“天井院”，从破土动工到落成，前后历时四十年。动工时，彭家请来的技工中，有一个是年轻的小伙子，到房子落成，这个技工已经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

四十年间，彭家动用了千多名佃户，不分昼夜地从事笨重的劳动，不给分文报酬。四十年间，因劳累致死的木工、土工、技工、小工，数以千百计。在近年来的水利建设中，就从李村西坡上挖出许多劳动人民的尸骨，这就是彭家修建“天井院”的铁的罪证。

彭家修建“天井院”，既要求华丽壮观，又要求经久耐用。修筑大门外的牌楼，彭家不仅提出了质量要求，还限期百日完成，错前错后都不行。头一次以七十天时间建成了，彭家吹毛求疵，迫令毁掉重建。光是这个牌楼，就连续返工三次，方才建成。“天井院”的房子建成后，彭家逐座验收，方法是用石碾从房顶滚下，如果瓦烂了，就必须重新修补。

“天井院”是用劳动人民的血肉建成的。整个“天井院”共有房二百多间，里边分客厅、堂厅、接官厅、戏厅、书房、绣房、臥房、仓库、花园等。所有厅房无不是五脊六兽，龙舞凤翔，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儼然象一座朝廷的宫殿。在后花园里，还有从各地移植来的奇花异草和用玉石砌成的鱼池。当彭家花天酒地在庆幸“天井院”落成的时候，劳动人民愤怒控诉道：

“提起天井院，穷人恨满胸，
尸骨作根基，血肉砌成墙，
地主造宫殿，穷人遭灾殃。”

臭不可聞的寄生生活

解放前，核桃園方圓几百里的劳动人民，經年累月掙扎在飢餓綫上，而彭家大地主，却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

彭家的吃喝，不說逢年过节，就是平常日子也是山珍海味，頓飯成席。比如吃饅，用鸡蛋黃炸饅絲，美其名曰“金包銀”；用蛋白炸饅絲，又叫什么“銀包金”。喝湯，要喝什么“鯉魚钻金豆”、“元宝湯”等等。就是这样还觉得不够，不足，还經常喝什么冰糖燉白木耳、燉金柴湯之类，来滋补他們胖得发昏的軀体。一九四二年大旱灾，劳动人民連树皮、草根都吃不上，而彭家竟把几缸变蛋用来喂猪！

彭家的穿戴，不論大人小孩，每人都有二三十套用綾罗綢緞制成的衣服。彭和卿春秋四季的衣服竟达一百多套。彭家的人們，不穿洗浆过的衣服，就連嬰兒的尿布，也用香皂洗，用几次后就扔掉了！

彭家共有三十多口人，而丫环、仆人和看家的打手，就有二三百人。姑娘有丫环，少爷跟前有保鏢的。一个少奶奶使用的人，就有专职洗衣服的、做杂活的、喂养公子小姐的六七个。扫地、倒尿、送茶、端飯等一切劳动，都由仆人去干。丫环、仆女甚至还得冬暖床、夏打扇。彭家十五輛轎車，五十四騾馬，終日忙个不停。彭家豢养的打手們，也跟着車馬忙得团团轉。伪团长彭东川外出，总是前簇后拥地跟随着二十多个打手，生怕农民要了他的狗命。

每逢婚丧嫁娶，他們更是揮金如土，大显排場。彭海生的



伪团长彭东川外出，总是前簇后拥地跟随着二十多个打手，生怕农民要了他的狗命。

母亲死时，彭家行礼奠主，宴客五百多桌，收殓礼五万多元。盛殓的棺材，是红心柏木，黄香焊，绸子糊，并用铜钱粘一层，油漆得黑明照影。死者头枕金砖，脚蹬元宝，手拿银元，口含宝珠，头戴凤冠霞帔，身穿绸缎。棺材之重，三四十人抬不动，大车拉不动。另外，彭家还请来几十个纸扎匠，用五色纸做了三个多月，做出成堆的亭台楼阁，骡马车轿，童男童女等等。埋葬那天，送殓的人马长达二十多里。据当地群众估计，为了埋葬这个地主婆，彭家花费了四十多万斤粮食。

“富贵生淫欲”。在“天井院”里，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公子小姐们，过着骇人听闻的荒淫无耻的生活。

吸食鸦片，这是彭家的“传家经”。老的吸，少的吸，男的吸，女的也吸。“天井院”大约拥有十多杆烟枪，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吸食鸦片。彭家年年用肥沃的土地种鸦片，多时二百余亩，最少时也不下三五十亩。

被彭家奸污的妇女，就不知道有多少了。人称野兽的彭五卿，就奸污妇女五十多人。有个姑娘是彭家佃户的女儿，彭五卿奸污了她，弄得这家家破人亡。

在“天井院”内，彭家家族内部的丑事百出，臭不可闻。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彭“善人”家究竟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善人”啊！

彭“善人”的“阴魂”不散

一九四七年南召解放后，彭家这座封建堡垒就被劳动人民摧毁了。但是，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贫农孙长青，原是彭家佃户，翻身后当上农会的干部，在

土改中，他帶領群眾沒收、分配了彭家的財產。彭彥氏懷恨在心，雇了三個歹徒，企圖暗殺孫長青，幸山貧農單英林透信躲避，才未遭殺害。彭東川在解放後，跟隨蔣偽二八團來南召“掃蕩”，吓唬農民說：“誰敢分我家的土地和家業，我回來算賬時，別說我心狠。”彭家還雇人暗殺民兵隊長賈文慶，連續三次未遂。他們還將農會組長劉長太的女人拉到南陽，非法刑訊，打得死去活來。直到南陽解放，她才被救出虎口。

但是，受苦受難的農民，並沒有被彭家的垂死掙扎所吓倒，他們在黨的領導下，通過剿匪反霸，先後將彭五卿、彭先舟、彭東川等吃人的野獸，捉拿歸案，並在萬人大會上，經過群眾的控訴和鬥爭，當場處決了。幾百年來廣大農民的血海深仇得到了昭雪。

接着，通過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彭家霸占農民的土地、糧食和各種家具什物，全部還給了貧苦農民。農民分得土地房屋後，更是心花怒放，笑逐顏開。在舊社會討飯十幾年的王山母子倆，分得了兩間房屋、四畝地。他倆高興地說：“共產黨、毛主席叫咱翻了身，再不過乞討生活了！”過去窮人不敢進的“天井院”，現在農民辦起了幼兒園。

我們要牢記：勞動人民翻了身，地主階級是永遠不會甘心的，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夢想反革命復辟。彭璧如為了想實現自己在背後掌權的陰謀詭計，就曾經施用美人計腐蝕與拉攏地方幹部。彭連昆曾冒充黨員，進行破壞活動。彭少白的女人彭彥氏，在土改後領着兒子看地邊，指地塊，背地寫了變天賬。這一切事實表明，彭家的“陰魂”不散，隨時隨地都在幻想

死灰复燃，重新騎在人民的头上。

人們，要警惕啊，灾难深重的階級压迫千万不能忘記！

（中共南召县委宣传部供稿）

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罪恶之家》一书

“佛”地魔天

一、佛門財勢显赫

有錢有勢“惹不起”

在北京西北七十多里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座一千七百多年的古庙，本名叫潭柘山岫云寺。庙依宝珠峰，殿宇雄伟，左、右、后三面九峰环抱，庙内外古木参天。庙后集云峰有个龙潭，过去山上又长过很多柘树。因此，人们就管这山叫潭柘山，管这庙叫潭柘寺。

这潭柘寺，在旧社会是有名的“惹不起”。

说它“惹不起”首先是因为它拥有巨大的财富。

潭柘寺的庙产，仅土地一项就有四万三千多亩。东到卢沟桥，南到良乡，西南到涿县，北到延庆，方圆几百里，都有它的庄房。每年光租金的剥削收入，就有一两万两银子。直接雇人耕种的两千多亩地，每年又可收粮食四五千石。所以人们常说：“潭柘寺的庄子三百六，一天吃一个。”至于庙里利用迷信骗人的收入，每年又不知有多少。

它的房屋，仅本院就有四百间，连同山林、菜园，地基的占地，就近千亩。另外还有三个下院。一个是北京阜成门内的翊教寺，占地十多亩，房屋二百多间。一个是阜成门外的海潮

观音庵，占地六七亩，房屋六十多间。还有一个是现在门头沟区永定人民公社栗园庄的奉福寺，占地八十亩，房屋六十多间。奉福寺是它的总仓库，在这里设有油坊、粉坊、磨坊、碾坊、豆腐坊等等，潭柘寺里需要的粮食、油、盐、菜蔬等物，全由这里总出入。这里光向潭柘寺正院驮粮食的骡子，就养了十八头。奉福寺还是对外联络的中途站，来往香客都在这里落脚。

说它“惹不起”，其次是因为它有势力。

潭柘寺有钱又有势。据记载：远在公元三世纪西晋时这座寺就已建成，当时叫嘉福寺。所以人们常说：“先有潭柘寺五百年，后有北京城。”但在那时，它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庙。到了公元七世纪末，唐朝武则天的时候，华严和尚依仗着幽州都督张仁愿的势力，霸占了西坡姜家洼姓姜的土地，和东沟刘家的土地，扩大了庙宇，改名叫龙泉寺。公元十二世纪金熙宗皇帝来庙上烧香，又赐名叫大万寿寺。金章宗皇帝也曾在庙后山上打过鸟，所以那里还盖了所雀儿庵。公元十三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又修建了这座庙宇。让他的女儿妙严公主在这里修道。到了明朝，宣宗皇帝的老婆孝诚皇后，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以及其他一些王公大臣，都拿出很多钱来修过潭柘寺。

清朝的统治者更特别重视它。康熙皇帝亲派了一个震寰和尚来主持这个庙，封他为“钦命律师”，准许潭柘寺执事和尚轿前用顶马（即骑马开道的人）。康熙还从国库中拨出四十八万两白银，帮助庙里修建了三百多间殿堂僧舍，并亲手写了“敕建岫云禅寺”的匾额。到乾隆皇帝时，庙上的监院琮璋和

尚，据說是皇太后的干儿子，并被封为天下都监院。在他做监院四十多年期間，依靠清朝統治者的权势，为庙里购置和掠夺了二百多頃地。连同原有的土地，一齐由戶部批准，不清丈，不交国課，“永作寺产”。一七六〇年，太后还派他代表自己去朝浙江的普陀山，要沿途所經各地好好接待。在这期間，乾隆皇帝先后来过庙里三次，每一次都有賞賜。除了賞賜金、銀、匾、对、琳琅供器外，一七六四年，还賜了靜观老方丈一尊金护身佛。当时庙里用黄土鋪道二十里，一直接到罗喉岭。乾隆皇帝問老方丈为什么这次这样隆重迎接他。老和尚回答說：“我是为了迎接护身佛爷的。”乾隆皇帝便与老和尚手拉手儿进了山門。也就在这时，靜观和尚被选入了皇家的藏經館。

庙里为了接待清朝統治者，还专门为皇帝和太后建筑了行宮和一座延清閣。那些王公大臣們，也經常来庙上游山玩水，与老和尚参禪悟道，作对吟詩。那时，和尚的眼里哪里瞧得起知府知县。本地知府知县新上任，首先得来拜山。光緒年間，宛平知县来拜山，老方丈見都沒見，只叫一般的执事和尚接待了一下。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可是庙里的势力并没有倒，它又和許多軍閥拉上了关系。庙里的和尚投靠了軍閥张作霖，并与直系軍閥吳佩孚，成了要好的朋友。吳佩孚每年三月初二过生日，老和尚都要亲去湖北拜寿。老和尚传戒，吳佩孚也来送匾参禪。吳佩孚的老婆很长时间都住在它的下院翊教寺。吳佩孚死了，老和尚还在翊教寺办了十三台大識为吳佩孚祈禱超生。

随后，蔣介石与它的关系也不坏。一九二九年，蔣介石还

特地从北京来潭柘寺。大执事和尚們受寵若惊，顛前簸后，忙得不可开交，还特地派人去北京买好菜，为他做上等筵席。不久，国民党的地方警察局，就给庙里送来了几支大枪，还派了一个警官专门来护庙。

庙里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也很密切。清末、民国初年，潭柘寺十九代純悅方丈与日本天皇的女婿清王朝农部郎中廉南湖成了莫逆之交。有些和尚因此被送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潭柘寺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受到特别照顾。日寇駐門头沟的青水和牛島队长等，都成了方丈与法主九峰和尚的好朋友。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庙里又以于兰亭、蓮成两个和尚为首，勾結当地的地主恶霸，依靠蒋匪帮，組織了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

正是倚靠这些势力，庙里才敢于私立公堂——专门的审問室。并且內設糾察，外設巡照，专门养着一班打手和七八十条恶狗。庙里动不动就把当地群众綁去非刑拷打。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打后，还要罰款，賠罪道歉。和尚庙儼然成了一座衙門。

真是：和尚代代官府倚，穷人怎能惹得起。

一样袈裟两样人

庙里的和尚最多时有一千多个，平常也有三五百人。这些和尚也分成三六九等，老方丈是最上层，下面三品九級，四十八处，一层一层形成一座金字塔。那些住板堂、下厨房、澆园、种菜、洒扫的下层和尚則处在这金字塔的底层，受着上层

和尚的压迫。他们香烧不好殿主打，经念不好堂主打，走路、睡觉不好糾察打，飯烧不好典座打，菜种不好园头打……管事和尚袖子里老藏着一根一尺来长的磕板，看誰不順眼抽出就打。

管事和尚处罚下层和尚有种种办法，一是打香板。这种板子，五尺长，三寸宽，一寸来厚，一打就是几十板，直打得皮开肉綻。老方丈规定：“香板打人，打死勿論。”还有一种打法叫“公众”，就是錯一人，打众人。这是逼着下层和尚互相监督的一种方法。下层和尚被打，还不准嚷，只能念“阿弥陀佛”。另一种方法是罰跪。跪在佛爷前，要跪得直挺挺的，头上頂上大方磚。有时在方磚上还加上一个一二十斤的石鼓，很多下层和尚被压得头昏眼花。还有更严重的就要夺下衣鉢戒牒，赶出山門。

下层和尚吃的是大灶。平时一粥一飯，每天只上午吃两頓。执事和尚說：“这是佛爷规定：‘过午不食’。”管你餓不餓。来了挂单和尚（即从外庙来的和尚），添水不添米。每天要上殿念六遍經，一清早就得上殿，夜里十二点才能下殿睡觉。很多和尚餓得肚子咕咕叫。

老方丈死了，从正門抬出火化，还要修几丈高的塔。其他执事和尚死了，从旁門抬出去火化，葬入塔院。下层和尚死了，从后門拉出鬼門关，火化之后，丢进万人塔。一九三〇年，为大执事和尚烧飯的周大爷，曾亲眼看見一个下层和尚还没咽气，就被拖出去了。嘴里还发出微弱的呼救声：“不要烧我呀，我还没有死呀！”老和尚理也不理，一会儿就给烧成了灰。

有个下层和尚，曾在庙里的墙壁上偷偷地写了一首短詩，

来诉说庙里生活的痛苦。短诗写道：

小房一間，一天兩餐。

自从进庙，泪珠不干。

下层和尚不但在生活上受着沉重的压迫，在思想上也受着严格的束缚和统治。下层和尚进庙以后，首先向他们灌输的是“六根清静、四大皆空”的思想。庙里的一首训诫诗这样写道：“万物皆空莫浪求，如来只在此心头，情枷爱锁都抛却，无拘无束得自由。”要下层和尚“忍辱修行”，听凭别人欺侮，不要反抗，说什么“人欺不为辱，身死不为殃”。执事和尚要下层和尚做到在思想上不反抗，言语上不反抗，行动上也不反抗。这就是上层和尚所说的“意正”、“口正”、“身正”。如果违反了这些，那就是触犯了庙里的“十恶不赦”的清规，轻则挨打罚跪，重则撵出山门。

可是，在上层和尚中，却真正是“无拘无束得自由”。在生活上，他们吃的是白米、细面、小笼点心。每顿饭四个菜，什么杏仁、黄花、木耳、香菇、口蘑、玉兰片等等珍品佳饈。一九三七年，上层和尚还公开添了一个荤灶。不吃荤腥葱韭的清规，只能用来限制下层和尚。除此之外，他们还抽大烟、扎吗啡，吃、喝、嫖、赌，无法无天。

在国民党统治年代，庙里八大执事之一的“招客”和尚，名叫于兰亭的，就是这样的恶和尚。他从小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二十六七岁上，因为不学好，父亲打了他一顿，他就跑到张作霖的队伍里当了兵。他当兵不到一年，就抢了老百姓几次。后来拐了两支大枪和很多子弹开了小差，以后又和几个流氓干起了偷盗营生，盗墓、劫道、打黑枪、砸明火，无所不为。一

九三二年，他参加了国民党的地方自卫团，气焰更盛，倚势敲詐勒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后因犯案被捕，出獄后，賊性仍不改。这时他感到沒有个掩护不行，听说潭柘寺不怕官不怕府，便在一九三七年，投到潭柘寺当了和尚。在庙里他用欺上瞒下的种种手腕爬上了八大执事的地位，当了“招客”。利用“招客”的方便，他先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又投靠国民党，組織还乡团，反攻倒算，杀害革命干部。就这样，于兰亭成了当地的一霸。

另外象“法主”九峰，“巡照”滿尔等和尚也都是反动軍官、流氓、土匪出身。这些罪魁祸首，虽然也身穿袈裟，手敲木魚，口念佛法，却是带着屠刀念佛，冒着和尚的名，干着强盜的勾当。他們把潭柘寺弄成了一座人間魔窟。

二、寺院盘剥惨重

强夺詐騙占土地

潭柘寺的四万三千多亩土地，一部分是来自旗地。

一六四四年，清朝統治者一入关，就命令跑馬圈地。当时北京周围被旗軍圈去的土地有一百六十三万多亩。这就叫旗地。土地被圈之后，原来种地的农民，有的被从土地上赶走了，有的就变成了佃戶，强迫为他們种地。清朝統治者为了利用迷信来麻痹人民，就将这些土地送了一部分給潭柘寺，把原来种地的佃戶，也一齐轉給了庙上。清王朝怕佃戶不服从和尚，还特地向宛平县下了一道命令說：“如果有誰敢私自买卖庙上的土地，官府就要办罪。”

潭柘寺的另一部分土地是来自“募化”。

潭柘寺的“募化”有它一套手段。連吹带捧，这是对地主、官僚用的办法。他們給那些地主豪紳、达官显宦們送經送識，声称要保佑他們高官厚祿，子孙昌盛。捧他們是“乐善好施”、“善名久著”。并向他們大吹：某王爺、某都督、某大帥、某將軍与庙上怎样怎样要好，施舍了多少銀兩。这些人一听，觉得送他一点，既可以通过和尚巴結官府，又可以騙得一个善名，遮盖一方人們的耳目，于是就送給庙上一些地。养牧厂地主苏五十三就是听了他們的花言巧語送給了庙上一百亩地的。种这些地的农民，也就从地主的佃戶变成了庙里的佃戶。

軟硬兼施，这是和尚对一般群众的“募化”方法。賈沟村的賈德潤等十几家农戶，过去在栗园庄有块一百二十二亩的好地，被潭柘寺的当家和尚看上了。說他們的地破坏了庙上的风水，佛爷要向他們募化这片地。賈沟村的农戶們不肯。庙里就把这十几家家长抓到庙上，硬要他們舍，不舍不放手。庙上势力大，賈沟群众惹不起它，只好請人向当家和尚說，答应租給庙上。过了几年，庙上不但一点租金不給，而且不承认是租的，一百二十二亩地就这样归了潭柘寺。

潭柘寺还有一部分土地則是依仗权势公开搶夺来的。

石厂村群众在栗园庄有十亩地，就硬被奉福寺圈到了它的围墙里。栗园庄南庄有块地，挨着潭柘寺的地，庙里每耕一次都要占去一两壠。就这样，庙里的地年年增多，群众的地年年减少。栗园庄陈家，因为生活困难，去向当家和尚借錢，和尚就叫他卖地。为了解决困难，只好将祖传几代的二十四亩地，以低价典給了潭柘寺。三年后，陈家去贖，哪知当家和尚

硬說地里施了糞要贖地得給糞錢！結果一算，糞錢比地價還貴。陳家哪里贖得起，於是二十四畝地又歸了潭柘寺。

乘人之危，也是他們奪地的一種巧妙方法。過去住在渾河邊上的農民，年年利用渾河淤積的河灘，開出些零星地塊。地主惡霸看地開出來了就想霸地，農民氣憤不過，只好打官司。這時潭柘寺的當家和尚就會從中插手，“出面調停”。他們偽善地對農民說：“只要你們把地送給廟里，保管沒事。而且廟里可以給你們‘永佃長租’權。”農民一想，衙門不好進，官司即使打贏，地也得賠上，咬咬牙：“寧可挨頓打，不去討個剛。”就這樣，他們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將地送給潭柘寺。過去廟上的一些“永佃長租”地，大多是这样來的。

放債奪地，也是潭柘寺慣用的手法。當時人們都說：“潭柘寺，四分利，還不起，給土地。”魯家灘高良瑞的老祖父弟兄幾個，向廟里合借了五十兩銀子，四分的利，兩年本利平。他們一年一年還不清，當家和尚就硬逼着他們用地抵。他們問和尚要多少地？和尚算盤一扒拉：“一頃！”幾家仅有的九十多畝地全滾到潭柘寺去了。南辛房村趙寶成的爹，因為家里生活困難，吃不上飯，就向廟里當家和尚借了幾兩銀子去販大白菜，做點小生意糊糊口。廟上要四分的利，并逼住他將家里僅有的一塊十二畝地的紅契作了抵押。趙老爹拚死拚活好容易將債還清了，向當家和尚要紅契時，和尚推說紅契不在潭柘寺，放在城里下院翊教寺。左推右推，最後干脆翻臉不認賬，硬說這塊地本來就是廟上的，還逼着他交廟里十幾石的租子。

潭柘寺放債的地方除了廟里的一個主院三個下院以外，各處的香頭會首也都替它放，替它收。一七四四年，外十三

(現在永定公社十三个村子的总称)的楞严会,替庙上向会众捐了一百五六十两香火銀子。随后会首就用这笔錢替庙上放債,到一七四九年,前后不过五年,这笔錢就翻到了五百六十两,相当五分半的大头利。并用这笔錢为庙上在城子邨东买了二百亩地。

有些群众被和尚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起来斗争。一九一二年,崂蘿陀村的陈大爷,向庙里借了几十吊錢,并将一块地的紅契作了抵押,后来陈大爷凑齐了錢还了当家和尙,当家和尙却不給他紅契。陈大爷忍不下这口气,心一橫:“餓死不如拚死!”一天,打听到庙里方丈去奉福寺下院,陈大爷便准备了一支打猎的火枪,天不亮就在罗睺岭上等着。快晌午时,方丈坐着四人轎来了。他从山沟里跳出来,拦住去路,要他退还紅契。方丈一边打顫,一边玩花招,說:“等我回到庙里退給你。”陈大爷要他当时立下字据。方丈見逃避不了,只好立下了字据。陈大爷警告方丈說:“你們如果想报复,我也只有这条命。”方丈怕遇上第二次拦截,只好將紅契退給了他。

逼租聚賭害穷人

潭柘寺地租剝削的花样,也是层出不穷的。

一种叫死租。就是不管水澇干旱,每年每亩定死了麦收三斗小麦,大秋三斗玉米。租粮还要晒干揚淨,咬在嘴里听不到“格崩”声,就不收。普通的斗十五斤,庙里的斗却是二十斤。如果租子交不上,立刻夺田另佃。栗园庄楊树德家,过去种了庙里二十五亩地,每亩每年定死了交九斗玉米。有一年遭了旱灾,收成不好,庙里的租子却一个不让,結果收下的玉

米全部給了潭柘寺。

还有一种叫活租。庙里出租的荒坡荒地，起初租子不定死，等地逐渐好起来，他就逐步把租子加大。魯家滩的蕭景順家，种了庙上十五亩山坡地。地里长了很多松柏树，只能在地空隙中种点庄稼。起初規定一年租金四元。經過全家的辛勤劳动，积土、上肥，地漸漸好起来。潭柘寺就一再加租，先加到六元，后又加到八元，以后一直加到三十三元。遇上灾年，蕭景順只好借債交租。

罰租更是狠毒。每年一到四五月，青黄不接，沒等地里麦子黄，吃青就吃掉了一半，一亩地再交和尚的三斗麦租，五黄六月就不能活了。有些人家就想挨到秋后一起交。执事和尚知道穷人难过这一关，就規定：麦收交不上麦租，到秋后一斗麦子得交二斗玉米。这叫罰租。这样，连秋租三斗玉米，每亩地一次就得交給潭柘寺九斗粮。收下的粮食大部分都成了潭柘寺的了。

还有一种額外的押租，也叫押板。这种租子在租地时就交。名义上是抵押，可是这种押租潭柘寺是不退还的，实际上就是一种額外的租子。平原村罗明清家租了庙上二亩坡地，执事和尚要他交二十元押租，否則地就不給他种。他只好东拼西凑，凑齐了二十元，才租到了地。

一九二三年前后，外十三的一些群众，曾齐心起来斗争，不向潭柘寺交租。可是庙里却依靠吳佩孚的权势，把他們租种的二百多亩地，統統夺了回去，不少人被迫流亡他乡。

借債、租地的日子不好过，庙里长工、短工的生活更是苦。就說短工吧。庙里一雇就得好几十。大秋春忙时雇不到这么

多，庙里就硬派，派到誰就是誰。派人的牌子就象衙門捉人的签，不去不行。农忙时誰家地里沒有活儿，自家地荒了也得給庙上先干。特别是种庙上地的人家，如果派到你不去，你的地就甭想种了。大家沒办法，只好去。要去还得天不亮就到，出了太阳就得扣工錢。农活不忙的时候，庙里雇短工就用搶鋤头的办法。他們利用穷人地不多，沒到忙时，都想出去挣点工錢糊口的机会，采取了这种狠毒的办法。庙里在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需要的鋤头，告訴大家誰搶到鋤头誰上工。人們怕搶不到鋤头，天不亮就到庙里来。这样，庙上就逼得穷人每天多給他干两个小时。

雇工們早晚喝稀粥，說这是佛爷規定的“吃稀不吃干”。中午一頓小米飯，他們存心不让你吃饱，就往米里掺砂，叫你不齿对齿。和尚和工头知道大家吃不饱，就做了些饅头、包子，拿到地头高价出卖。沒錢，倒可以給你記上賬，晚上回来总算，在工錢里扣。原来每天就不到五斤小米的工錢，再被一扣就剩不下多少了。

給庙里干活甭想休息，中午怕你往返吃飯耽誤時間，就把飯送到地头，吃完就接着干，不到太阳落不收工。監工看誰不順眼夺过鋤头就叫你滾。当时是晚上凭鋤头算賬，鋤头被夺走了，活也就算白干了。魯家滩的蕭永喜，有一次，卖了一天命，監工却說他鋤得不好，夺了鋤头，蕭永喜就白給庙里干了一天。有时，眼看太阳快落坡了，老和尚却拄着拐杖来到地头，瞅見还有一大截沒干完，他就念道：“阿弥陀佛！佛爷要我今天向大家化个緣，別的不化，就化你們鋤到地头。”虽然大家已經精疲力竭，餓得头昏眼花，也只得干到头，不然这一天的

工錢就拿不到。

庙里还有“忙月”（即月工），从鋤麦做到收完秋。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逃荒、要飯的壮劳动力。一雇就是一百多人。他們都住在猪窩一样的下房。干活儿是两头不見天。他們除了干地里場头活儿外，还得干各种杂活。每年雇工們一到，庙里的賭場就开张了，上层和尚和工头們勾結起来，专门騙取雇工的工錢。他們管这种方法叫“狼吃肉”。雇工們辛辛苦苦掙来的工錢，就这样，这手进，那手出，又溜进和尚的腰包，结果是来时精光光，去时赤条条。有时雇工們輸光了，和尚就硬用借一元，給八角，扣下二角作利息的办法，拉你再下水。他們怕時間长了雇工們溜走，因此只放十天或半个月，讲明拿工錢頂。这种錢的利息高到六分。稻地（現在永定公社的四道桥、白庄子等村）几个庄子的雇工們往往弄得連褲子也穿不上。到收完秋，管事和尚就对他們說：“伙計們，辛苦了，回家去歇歇吧！”管事和尚怕雇工們不走，每年就在这个时候做一頓白面压餡餠，做好后，和尚一嚷：“伙計們，快来吃压餡餠呀！”等大家都进了厨房。管事和尚却一把大鎖鎖上了下房門。雇工們沒处去，只得走。不少人沒有衣服，只得光着脊梁离开庙門。当家和尚却得意地說：“今年打发走了，明年再雇，咱这是铁打的庄子，流水的客。”稻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話：“地淨場光衣裳破，临了吃頓压餡餠。”这句話包含着多少辛酸的血泪啊！

殘酷的压榨，长短工們哪能忍气吞声？一九一〇年端午节的深夜，一个长工悄悄地撬开了司房的門，給了凶恶的护司和尚十几刀，連夜奔往他乡。这个恶和尚虽沒有被砍死，但总算打下了他的气焰。又有一年，苛羅吨村的群众，在村头上拦

截了庙里一个作恶多端的督管，把他从骡子上拉下来，不准他骑在上面耀武扬威，要不就揍死他。在群众的威力面前，他只好拉着骡子连忙逃走。从此，这个恶和尚来往总是绕过苛蘿陀。

三、故弄玄虛愚众

起香会招财进宝

每年的四五月和八九月，这是潭柘寺的香会季节。什么子孙会、楞严会、法华会、普光会、大悲会、如意会、财神会等等，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十几种会，连续不断。一到这个季节，香客从四面八方来庙上烧香、舍钱，每个会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百十来人。庙会分布很广，远到山东、河南、安徽、天津，近到北京郊区的四乡八镇，都有庙上的会。每逢这时，潭柘寺的执事和尚们便贪得无厌地把大把大把的钱，装进腰包。每年不知有多少人受了骗，中了毒，花了瞎钱。

这些会到底都干些什么呢？就说“子孙会”吧。那是在一八六四年清朝同治年间兴起的。当时庙里的方丈是第十七代慈云和尚，他与大执事和尚们计议，想多兴几个会来广辟财源，于是就请出了清王朝内务府一个官员正黄旗人张舒秀，请他带头起会，为庙上“广结善缘”。张舒秀领会了老和尚的意思，心想：“正好，当个穷京官没有进项，这一来，自己也可以发一笔”，就满口答应。于是张舒秀作了会首，发起组织了一个“子孙会”。并编出了一套鬼话，到处宣传，说什么潭柘寺的观音菩萨非常灵验，“求官得禄，谋事遂心，凡有所求，无不如意。



在群众的威力面前，他只好拉着驢子連忙逃走。

會有七旬乏嗣之人，一經虔禱，而哲嗣托生。”張舒秀自己也現身說法，說他“因膝下無孫，虔心禱于觀音菩薩殿前，未几，果生孫男。”說得活靈活現。很多望子望孫心切的人，就在這種情況下，參加了“子孫會”。緊跟着而來的就是一系列的“募化”：出香份兒、買僧衣僧鞋、給菩薩裝金、修廟、置地等等。廟里开辟了財源，這位窮京官也乘機撈了一把。

潭柘寺通過這個會，又組織了“財神會”、“海燈會”。一八八六年，張舒秀的兩個兒子張常明、張常善便借機向會眾募捐了一大筆錢，除自己撈起了一筆外，還用一千兩銀子為潭柘寺在良鄉縣買了一千八百多亩地。慈雲和尚感謝不盡，還特地為張家立了一道碑。

還有一些會，是各地一些地主為了巴結和尚，勾結官府，想從中漁利而組織起來的。如：北京彰儀門外地主郭和齋起的“楞嚴會”，安徽歙縣南鄉地主方啟明起的“清茶老會”，馬駒橋地主朱文炳起的“法華會”，龐各莊地主戴福堂起的“如意會”，等等，都是這一類型。

各種會在到廟燒香前，會頭先收會份兒錢、布施錢。到廟之後，吃齋要舍錢，燒香要舍錢。廟上還抓緊時機進一步向你募化。向你宣傳一套什麼“僧依俗住，俗托僧修”的謬論，要你“多結善緣”。誰舍了錢，執事和尚就給誰寫到挂在客堂里的一塊大粉牌上。舍得多的人的名字寫在前面，並且寫得大大的。舍得少的，姓名寫得又小又不顯眼。有些人不甘示弱，就盡其所有地施舍。

潭柘寺不僅用佛爺的名義來掏香客的腰包，而且還在賭場上掏香客的腰包。每逢香季，廟里的寶局、麻將、牌九等等

賭場，生意特別興隆，真是空了香客的錢袋，滿了大和尚的腰包。

香季也是潭柘寺宣傳封建迷信特別活躍的時期。在這期間，老方丈幾乎每天都得登壇講經說法。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方丈還編了首歌兒來毒化人們的思想。歌中有幾段這樣講道：

口勿談人短，語語要實誠。
有德便是才，無過即修行。
有怨反諸己，不必與他爭。
狂人相欺侮，忍辱且和平。
度量宜寬大，好丑悉包容。
人欺未為辱，身死不為殃。

這就是說，不管你受着怎樣的壓迫和剝削，你都要忍耐，不要說，也不要反抗。真是：歌兒這樣“好”，殺人不用刀！

裝瘋顛“活佛”騙人

潭柘寺騙錢的方法真是多種多樣。

廟前的東山坡上，有個山洞叫蝎子洞。洞里住着一個和尚，名叫因亮，身穿破衲頭，滿身污泥，頭髮胡子長了幾寸長，瘋瘋顛顛。他還養着一雞一狗，跟它們一道吃，一道住，在人面前還吃些蛇蝎和爛臭東西。人們都稱他“活佛”，紛紛來向他布施求藥。

提起這個“活佛”，倒有这么一段故事。

清朝末年，有個六王爺，來廟上游山玩水，因亮和尚不小心沖撞了他。六王爺大怒，命令衛兵把他丟到橋下。但因溝不

深，摔得不重，过了一会，他又爬了上来。王爷见他没被摔死，又见他那狼狽样，觉得挺有意思，便指着他道：“瞧你这个样子，倒象个‘活佛’！”庙里老和尚，灵机一动，觉得这是个窍门，就借此编了一套骗人的鬼话，大肆渲染，说他是佛爷转世，专门救苦救难，不管什么，一經他手，就成了“仙丹妙药”。因亮和尚自己也在想：“自从河南新蔡县家乡出来，同治壬戌年（一八六二）在潭柘寺受戒，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这期间跑了两次天津，转了多少寺庙，因为没有后台，到现在还是名不扬、身不显，现在庙里老和尚想借我名骗人，我何不乘此机会显一番身手呢？”从此，因亮和尚就装疯卖傻，疯疯颠颠。“活佛”的名字也就从此传开了。为了更能够骗人，老方丈还特意把他安置在这个山洞里，并将洞里布置得奇形怪状。

在“活佛”的“现身说法”之下，不少人受了欺骗，特别是每年两次香季，“活佛”便向人们大量施舍他的“仙药”。一片树叶，一棵青草，一摊鸡屎狗粪，一撮土，一泡尿，随手抓起来的都是“药”。有些人，病本来就不重，吃了他的草根、树皮、树叶煎的水，碰巧好了，于是就成了他的义务宣传员。

人们来向这位“活佛”求药治病，可不能少带东西。第一是冰糖，第二是关东烟，还有僧衣、僧鞋、僧袜……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活佛”是不会给你“仙药”的。

一九〇九年，这位“活佛”竟然病死了。庙里为了继续利用这个山洞骗人，就与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的官僚地主赵居士合谋编了一套鬼话说，“活佛”归天的这天夜里，赵居士梦见“活佛”降临他家。“活佛”说，他将归西天为下界人们求福。老方丈又叫“活佛”的徒弟刘士林出来证明说，当他翻山越岭赶

到赵居士家商議替他师傅建塔时，还未开口，赵居士就知道了“活佛”已經归天。于是，便由赵居士出面筹款，为这个死佛塑了个象。并在老虎洞的南山坡凿了一个洞，安排了这尊死佛。一九二一年，又通过“献盐会”的会首，旗人地主巴龄阿，向会众捐了九百多块銀元，为这个洞叠石加高，洞前还盖起了抱厦。一九二四年，又請了一个什么迪威上將軍江朝宗写了一块“活佛”的碑記，替他大吹了一番。随后，第十九世的純悅方丈又将它搬进了庙里的一座佛殿，起名叫魔佛殿，叫他的徒弟刘士林也装成瘋瘋顛顛的样子，为它守灵，繼續騙人。

弄玄虛財源亨通

他們不仅借瘋和尚騙人，而且把庙里的一切都說成是有神灵的，以此来騙錢。

大雄宝殿西边的一个供桌上，过去放着一个木龕，里面有两条青蛇，前面点着香火灯烛。这两条蛇就是他們所謂的“大青爷”和“二青爷”。供桌旁边有两个和尚專門向人們宣传“大青爷”和“二青爷”的来历。說是在明代，庙里的达观方丈，想去四川朝峨嵋，顾虑山遙路远，怕遇不測，就在庙里的龙王殿烧香請神龙保佑。果然，这天夜里，神龙就派了两个龙子大青和二青来了，保护老方丈去四川，往返三年，一路平安。又說：“大青爷、二青爷不但能替人消灾降福，化险为夷，还能呼风喚雨：吐口唾沫，就会变成烏云，打一个喷嚏，就变成雷声；手指大的一点烏云，下起雨来，就会湿润大地。”不少人就信以为真，紛紛烧香磕头，大量施舍銀錢。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騙人的鬼話。整个潭柘山，象

这样的青蛇多得很。“大青爷”、“二青爷”就是和尚从山上捉来的。有时捉到大的，有时捉到小的，有时没有捉到。和尚便说：“大青爷、二青爷是能大能小，能隐能现，变化多端。”其实和尚在捉蛇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的，一不留神，被蛇咬一口，几个月都不能好。

不仅毒蛇是财源，一石一木一池一水也都是财源。潭柘寺后山的龙潭，是一个八角形的水池。山泉经过一个人造石龙的嘴，流入潭中。当家和和尚在这里也想了的一套办法骗钱害人。他们说这石龙算命非常灵验，谁将钱抛到它的嘴里，谁的命就好。不少人为了占卜自己命运的好坏，就隔池向石龙嘴扔钱。距离远，龙嘴小，哪里扔得进。人们往往不甘心自己命运坏，就拼命扔，不扔进不罢休，就这样许多钱都掉在池里。谁知执事和尚早在水底设下了细网，结果这些钱都流进了和尚的腰包。

还在三百年前，庙上仅有的一棵柘树枯死了（解放后新栽了两棵）。当家和和尚一直用这枯株朽木来骗人。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滋生木”。说它是神木，专治妇女病。妇女喝了柘木汤，不生育的就能生育，没有儿子的就能添个儿子。和尚还特地将它装在一个铁丝笼子中供奉起来。旁边放着舍钱的钵。很多求子心切的男男女女，都到笼子面前烧香、磕头、许愿，把大把大把的银钱丢在钵子里。

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一个叫风遇云的地主，送给庙上一块含金属的石头雕成的鱼，有五尺来长，二尺来宽，能够发出五音。老方丈命人挂在龙王殿的廊檐下，并说，这石鱼是块“仙石”，专为人们止疼除病。有病的人先得向石鱼焚香

磕头，舍錢，然后用一根木槌敲打石魚，头疼打魚头，腹疼打魚腹……和尚說，錢舍得越多，病就好得越快。誰沒有个头疼腹脹的，过一两天当然会好。不知道的人，总以为是神魚給他治好的。于是无数的錢，又这样落进执事和尚的腰包。

庙里还有很多东西，被用来騙錢害人。三圣殿两旁被称为帝王树和配王树的两棵白果树，三圣殿前的两棵娑罗树，都被說成是神树。說帝王树叶能治百病，娑罗树子能治胃病。連龙潭的水也被說成是神水，庙里还将它驮到城里去卖。他們还在庙里的牆壁上和山崖上塑造了很多小佛爷，和尚給他們取上了名字，告訴人們，某佛爷，管某某事，某佛爷，管某某事。領着人們去烧香、許願、舍錢。

象这些騙人騙錢的花招多得很，附近的人，和远方的香客，不知多少人被蒙騙，被坑害。后来，靠近潭柘寺的人們，漸漸識破了这些騙人的把戏，很少再信他那一套。和尚見騙不了近处的人們，就說什么“潭柘寺的佛光，照远不照近”，来为自己遮丑。

四、橫行霸道欺人

龙潭水滴滴穷人泪

龙潭水，不仅被潭柘寺用来騙人騙錢，还被它用来殘酷地統治当地人民。

寺南的平原、南辛房、魯家滩几个村沒有水源，吃水用水都得靠这龙潭。可是过去这龙潭一直被潭柘寺霸占着。

相传明代，中山定王徐达的曾孙徐显忠，想把这股水引到

魯家灘村西他家坟地的花园中，当家和尙怕水引出去被村民使用，失去他控制当地群众的重要手段。于是，就向皇帝奏了一本，說徐家的坟地是块旱龙地，旱龙得水，必有天命之分。徐显忠想引龙潭水，实际上是想篡夺王位。皇帝一听大怒，就把徐显忠杀了。由此可見潭柘寺对这股水控制得多么严。

潭柘寺为了控制这股水，就用佛爷的名义提出說：“佛爷說过，龙潭的水，‘养僧不养俗’，这是圣水，不能被凡夫俗子沾污。”他們又說：“佛爷是最慈悲的，如果你們为佛爷效劳，用点水，佛爷是不会降罪的。”于是，潭柘寺就用这股水，向当地群众进行了額外的榨取。

庙里有块八十多亩的大菜园，除了有一二十个长工之外，做短工的，全是附近村子吃水的群众。他們被强迫去干活儿，不給工錢，有时只給些烂菜叶。

春秋二次会季，庙里每天都得用百十乘轎子去接送香客。抬轎子的任务，也就落到了周围吃水群众的身上。前一天晚上，管事和尙就拿着写有“潭柘寺”三个字的竹牌，到吃水的村去散发。他們把竹牌从門縫或窗戶眼往里一塞，招呼一声：“喂，明天抬轎子去。早一点！”二话不說，就走了。第二天清早，巡照和尙等在水边上，有牌子让取水，沒牌子不給。有一次，南辛房的艾如意去背水，因人小，不能抬轎，沒有牌子。恶巡照滿示当时就将他的两个砂罐摔碎。

这两次会季都是农忙季节，你就是荒了地，誤了收割，也得去抬轎。那时，去潭柘寺沒有大道，全是山路，崎嶇不平。抬轎的人，弯着腰，低着头，脚登乱石，汗如瓢泼，累得气都喘不上来。有一次，一个叫李恒良的大官僚来庙上进香，抬轎的抬

着他都累得气喘吁吁的，他却哼着：“世人誰識清閑福，不到黃泉忙不休。”真把大家气坏了。

抬一天轎，坐轎的人总要給管事和尚三兩元，可是抬轎的人，从管事和尚那里却只能拿到一元。阳坡园陈奎，有一次抬了一天轎，眼看管事和尚克扣工錢，气不过，便向和尚讲理，当时几个和尚上来就把陈奎捆了起来。由于別人說情才把他放了。管事和尚还恶狠狠地指着他說：“你小子放老实点，下次再这么不識相，饒不了你！”

人們为庙里做工，抬轎，当牛当馬，也只能吃到点污水。一次南辛房李文祥去馱水，到半山腰装了点清水，被巡照滿示和尚发现，当时就牵走了他的毛驴。王坡的王景元，有一次牵羊去飲水，又被巡照滿示看見了，說他的羊弄髒了庙里的水。把王景元拖到庙里就打，还被罰了两桶香油、一百双僧鞋、两捆大香。王景元便因此弄得傾家蕩产。

群众忍无可忍，就起来斗争。一九一三年左右，南辛房的几十个群众在村头上拦住了方丈，不让他走村里的这条路，指着和尚說：“你不讓我們吃水，你也別想走我們这条路。”方丈見人多势众，只得答应了他們吃水的要求。

潭柘山染遍村民血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靠了潭柘山，却什么也吃不上。甭說地被庙上霸占，水被庙上霸占，就連这山，也被庙上霸占了。

自从潭柘寺占了这五六座山峰以后，当地群众受尽了苦难。甭說去山坡打柴割条，連割蒿子草都不成。周围的山岭

上，日夜都有巡山的和尚。他們帶着一群惡狗，滿山遍野地逞凶逞霸。看到打柴割草的人，逮到就要罰東西。因為這樣，不知弄得多少人家賣房賣地，家破人亡。

一九四七年，平原村楊標，因無錢蓋屋，到山坡上砍了幾根枝條，搭了一個窩棚，被廟里知道了。第二天，還鄉團情報員于蘭亭和尚，便手持盒子槍，帶着一個護兵闖到他的地裡，綁起了楊家兄弟二人，帶回村公所，說要槍斃他們。楊家請人左說右說，花了四十萬元偽幣，又買了十雙鞋、兩捆大香，送到廟裡，才算了事。楊家欠了一身債，哥兒倆被逼得到門頭溝背了一年煤才還清。

王坡的桑樁兒一次去山上撿柴，巡照滿示和尚硬說他砍樹，把他綁到廟裡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要他家拿錢來保。可憐的桑樁兒，無親無故，光棍一人。滿示和尚看榨不出油水，就把他毒打了一頓，扔出山門，回家不到半個月就死了。

更嚴重的是，有些人當場就喪了命。王坡的海青，是個能干的小伙子。他十八歲那年，正遇上一九四三年的災荒，沒法生活，只得給人家扛活，討口飯吃。一天，替別人家到山坡打柴。剛爬上一棵大樹，折了幾根枯樹枝，忽然看到巡山的滿示和尚，帶着一群狼狗追來了，他趕忙往下爬，由於心慌，兩腳登空，立刻被摔死。滿示和尚卻哈哈大笑。海青的爹媽聽到消息後，哭得死去活來。家裡沒墊沒蓋，只好用塊破席頭，將他卷起來，塞到山洞裡。海青的爹因氣惱成病，不久也死去了。媽媽和弟弟小海紅，由於無依無靠，只好逃荒口外。

“花和尚”倚势乱胡行

俗話說：“主惡奴才狠”。潭柘寺一班助紂為虐的奴才，也是狗仗人勢，狐假虎威，欺壓當地群眾。

惡奴才們趕着寺里的騾子走路，橫沖直撞，行路人都得趕快躲避。大車壓死誰家的豬羊，不但不認賬，反而倒咬一口，說是弄髒了它的車轆轤，還要給他燒香除穢。那個時候，別說老百姓，就是守城門的，一聽到潭柘寺的騾鈴和馬鞭響，也得趕快大開城門；晚間，潭柘寺的騾子不出城，守城門的人就不敢關城門。

騾子從城里回來，掌鞭的把繩一放，就自行方便去了，任騾子到處糟踏群眾的莊稼。有地靠近路邊的人家，真是敢怒而不敢言。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規定的，騾子跑到那一村，那一村人必須把牲口喂飽，還要派人護送，一直送到潭柘寺的大門口。

那時候，附近各村的婦女不敢到寺前的水溝去洗衣服，單身婦女不敢路過潭柘寺的山坡。有些婦女，一不小心，就被拖到廟里，三四天不讓回家。那些“花和尚”和巡山的惡奴，只要見到婦女走過，就放狗去追，等到把人嚇壞了，再假裝慈悲，前去營救，乘機蹂躪婦女。有一次，一個桑峪的婦女走娘家，路過廟后的高台，被七八個惡奴輪奸了。

每逢節日，他們的活動就更加猖狂。三十年前的一个元宵節，大和尚的侄子小五兒，帶着一群打手，到東村去看花燈。他們哪里是看花燈，純粹是跑到婦女群中去胡鬧。村里的人們實在看不下去，就把那些傢伙狠狠地揍了一頓，領頭的小五

儿被打了个半死。

招客和尚于兰亭，就曾奸淫和霸占过四五个妇女。一个监守和尚了青，经常有妇女陪着他。有的妇女不从，他们就持枪威逼。平原村赵家的媳妇，经常被庙上的恶奴大塔儿持枪纠缠。赵家媳妇没法，就与在门头沟背煤的丈夫商量，定下了对付和尚的办法。一天晚上，大塔儿又带着枪来了，赵家媳妇假装殷勤，骗他卸去了枪里的子弹。当晚，她丈夫从门头沟带来了几个伙伴，立刻揪住这个恶奴，用木棍把他打死了。当夜就把尸首扔在山沟里。人们看到这个恶奴的下场，都暗暗高兴。

五、扫尽古刹妖氛

投日寇狼狽为奸

蒋介石统治时期，由于连年混战，北京也是朝三暮四，一朝天子一朝臣。潭柘寺的统治虽也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保护，但已远不如从前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党领导下的地方工农运动的发展，使潭柘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到了打击，不可能为所欲为地剥削掠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层和尚们荒淫无耻地挥霍，在纯悦方丈手里因抽大烟、嫖女人，被卖去的土地就有几十顷之多。一九三七年，连奉福寺里的娘娘庵也被方丈卖了七百五十元。所以到抗日战争前，庙里剩下的土地已经不多了，拖欠外债达三万元之巨。

一九三七年，华北沦陷了，日本强盗到处奸淫烧杀，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潭柘寺的上层和尚们，却喜笑颜

开，做着振兴統治的黄粱梦，并把振兴的希望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当时上层和尚有个計劃：“于此东亚各族协和密結之际，东亚新秩序如能早期实现，則本寺除恢复旧有之盛况外，并拟对于佛教哲理广为传布，使国民僧俗，俱能为人类謀幸福，为社会奠和平，所謂进則兼善天下，穷則独善其身。”可見，这时他們野心勃勃，一心在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了。

还在日寇侵占东北时，庙內上层和尚就造謠惑众。有一次元本和尚在庙会上用一根竹竿挑着五佛冠，搖来晃去地对大家說：“日本人快来了，师祖姚少师（明成祖时一个半途出家的軍官，在庙里做过当家的，据說死时留下一靴一冠）都脫帽欢迎了，大家不要惊慌，佛爷保佑平安！”弄得人心惶惶，同时乘机向大家搜刮了一批錢財。

一九三七年，日寇駐門头沟的队长机井、青水和牛島，很快就与庙里的方丈和法主九峰和尚接上了关系。从此，九峰和尚就負責为日寇搜集情报。在这期間，青水队长派他的部下黑木，亲自为庙內督修了两座佛殿和一座大厨房。还帮助庙里夺回了七八百亩地。老方丈也将庙里历代珍藏的用金綫綉成的藏經，盜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帮助日寇掠夺中国的古文物，并获得日寇賞賜一万五千元銀洋。

庙里的蓮成和尚，也在下院栗园庄奉福寺，接应着日寇。日本汉奸警备队队长李亚峰，带着三十多人在那儿設下了侵略据点。它的另一个下院翊教寺，也在北京城內广开道場，为日本帝国主义作祈禱，做“东亚协和”、“人类亲睦”的宣传。

就在这时，庙內很多下层和尚，看到日甚一日的民族灾难，而上层和尚却跟日寇勾結禍害人民，他們不願为虎作倀，



队长杜刚同志率领着第七小队，炸开了九尺高、两尺厚的石头围墙，直扑后院。

紛紛离开了寺庙。

当地人民，从一九三七年起，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〇年，当地建立了房(山)宛(平)良(乡)抗日委员会，组织人民进行斗争。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当地民兵配合游击队，包围了奉福寺的敌人据点。队长杜刚同志率领着第七小队，炸开了九尺高、两尺厚的石头围墙，直扑后院。除伪警备队长李亚峰和他的一个护兵藏在粪坑里未捉到外，全歼守敌。

日本投降后，我区公所领导庙里的长工和当地群众对潭柘寺的上层和尚进行了进一步的斗争。寺里长工张兆元、玉林等十五人，起来斗争了寺内的管家和尚，分得了九十多亩土地。一九四六年春，奉福寺的长工陈二，担任了栗园庄的工会主任，提出“打倒恶和尚，长工乐洋洋”的口号，积极领导长工和佃户逼着监守和尚莲成退还佃户三年的租子，补足三年来剥削长工的工资。在这次斗争中，贫苦农民收回了被夺去的三千多亩土地，打开了庙里的仓库，分掉了被庙里剥削去的粮食。

靠蒋匪为虎作倀

“不到黄泉心不死。”潭柘寺的上层和尚于兰亭、莲成、九峰、满示等，对人民怀着刻骨的仇恨。他们的日本主子被打倒，又将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监守和尚莲成，就与外十三恶霸地主刘玉宝勾结，策划组织还乡团，具体研究了发展对象与报复对象。莲成决定自己以隐蔽的身分暗中支持。同年五月，刘玉

宝从长辛店带队还乡，便在奉福寺的前院安上了据点，筑起了炮楼，围墙上凿开了无数枪眼，大门口放了双哨。并在村东的高地上修起了一个三丈多高的炮楼，炮楼周围还筑起地堡，地堡外挖一条一人多深的壕沟。奉福寺又成了还乡团的大本营。

在蓮成和尚的指使下，还乡团杀害了我工会主任陈二。事后蓮成和尚送给刘玉宝四十石小麦、一百万元伪币和价值伪币二百万元的柏树，作为杀害陈二的报酬。此后，匪宛平县政府与还乡团就积极配合蓮成和尚反攻倒算，将庙里立给农民的契纸全部收回，并勒索了农民大批钱粮。据五十一户不完全的统计，被蓮成和尚倒算去的土地就有五百七十四亩，勒索粮食三万八千多斤，伪币四百八十多万元。有些土地本来早已被和尚卖出，这时又被夺回。很多农民又被逼得家破人亡，成了庙里的佃户。

当蓮成和尚在下院勾结反革命分子，组织还乡团的同时，一九四六年六月，潭柘寺的招客于兰亭，也跑到门头沟，积极协助地主恶霸周善斋、李子良等，组织了还乡团。他充当了还乡团的情报员。并出卖庙树一万多棵，购买了五挺机枪、一百多支大枪，发展了反动武装一百多人。在一九四六年八月武装还乡。我地下工作者姜玉川、村干部李国全、地下党员贾田等人，都先后被他们杀害。当年冬天，他们又包围了草甸水，屠杀我宿营这个村的民兵二十多人。于兰亭还亲手杀害了我方的三个干部，夺去张兆元、王林等九十多亩土地，敲詐楊标、姚平等群众八十多万元伪币，勒索群众粮食二千二百多斤。烧毁了群众几百间房屋，打伤群众无数。

一时，白色恐怖又籠罩着里十三（现在潭柘寺公社十三个村庄的总称）。

清血債扫淨妖氛

在还乡团逞凶作恶的日子里，潭柘寺的上层和尚們，似乎又看到了希望。可是，好景不长，蔣介石的全面进攻遭到我人民解放軍的彻底粉碎，还乡团也在惊慌失措了。

一九四七年春，我軍得到关于奉福寺敌人据点的可靠情报，在里十三、外十三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切断了奉福寺的后援，包围了栗园庄村东的碉堡，并派了两个解放軍，扮成白狗子打架，扭近碉堡，送上炸药，炸毀了这座烏龟壳。然后冲进奉福寺，打死还乡团大队长刘玉宝，俘虏四十多人，火烧了这座匪巢，蓮成和尚隱匿。一九四七年五月，还乡团設在里十三东村的据点也被拔去，于兰亭和尚逃跑。

一九四七年七月，南辛房乡（現潭柘寺人民公社）农民协会发动民兵与群众四千多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潭柘寺，逮捕了九峰、滿示等恶僧。召开了群众斗争大会。在大会上区长向群众宣布了法祖九峰、巡照滿示等勾結敌特、禍国殃民的罪行，将巡照滿示就地正法（九峰畏罪自杀）。同时也对其他和尚进行了教育，宣传了党的宗教政策，要他們改邪归正。随后，很多和尚要求自食其力。政府帮助他們安排了工作，或送进了工厂，或协助他們回乡从事农业生产。还有一些信佛的和尚，政府还負担起他們的生活費，留在庙里。

恶和尚于兰亭和蓮成也終于难逃法网。一九五一年，政府依法处理了于兰亭。蓮成和尚罪恶深重，但因一九五六年

被捕后尚能坦白认罪,得到了宽大处理。

从此,潭柘寺成为人民的潭柘寺。现在它已成为人民游览之地,是北京地区的重要名胜古迹之一。

如今的潭柘寺到处是山巒青翠、綠树葱籠,显示出无限生机。

(刘茂林、王振萼、陈国民、周正美 整理)

选自北京出版社《紅旗漫卷魚子山》一书